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

名誉主编／冰心／萧乾



萧红卷

主编／傅光明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萧红卷

名 誉 主 编

冰 心 萧 乾

主 编

傅 光 明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

萧 红 卷

傅光明 编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4插页 382千字

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

ISBN 7-80605-379-4/I·327

定价：20.40元

· 序 ·

萧 乾

以白话为媒介，以个性解放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现代文学，发端于有“文艺复兴”之称的“五四”。那是一个充满自由、开放、创造和进取的时代。当时，以鲁迅为旗手的一批作家，叛离了封建文学的桎梏，以独立和自由的风格，贴近生活的内容，并以现代口语的表达方式，创作出崭新的文学作品。其中，又以鲁迅的小说最具代表性。他发表于1918年5月号《新青年》上的《狂人日记》，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。继之而来的《呐喊》和《彷徨》造成了新小说的势头。鲁迅是整个“五四”文学的旗手，他的小说更是那场伟大文学运动的开山之作。

鲁迅曾经说过，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，“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，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”。的确，19世纪末，大量西方名著的译介，曾震动了中国的文化、思想界，并直接哺育滋养了中国第一代现代小说家。他们批判旧的封建文学，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学，站在与西方思想文化的交汇处，以全新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思维方式，创造出洋溢着民主、自由时代精神的文学。他们中的大多数，如本集中所收鲁迅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郁达夫、许地山、冰心等，都同时兼有学者和思想家的品格，成为后继者的楷模。

“五四”作家具有拓荒者的风格，他们的创作实践、文学思想和艺术探险精神，泽被着以后一代又一代作家。“五四”的文学传统和思想根脉一直延续下来。由于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以及文学启蒙的性质，决定了鲁迅所倡导的“为人生”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一直是现代小说的主流。

“五四”确实是一个社团纷起、创作繁荣的百家争鸣时期，历史上诸子百家的竞盛，似乎只在先秦有过，以后历代封建专制扼杀了个性的发展。“五四”则再次呈现出社团竞起、流派纷争的文化壮观。最先出现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社团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，它们宛若并峙的两座高峰，汇集着“五四”时代所有的重要小说家。而后的未名社、沉钟社、新月社等，无不具有鲜明的流派色彩。

如果说“五四”是现代小说的开创期，30年代则是发展期和丰收期。在这一时期，左翼作家成为30年代文学主潮的中流砥柱。京派、海派、现代派等，同时各具风采，精品佳作迭现。沈从文、张天翼、吴组缃、萧红、施蛰存、沙汀、艾芜等富瞻才气的小说新秀，在创作层面与境界上，都比“五四”更有新的拓展和深化。中篇小说创作，更在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王统照、丁玲、李劫人等的耕耘下，耸立起一座座中国现代小说的丰碑，《子夜》、《春蚕》、《家》、《骆驼祥子》、《月牙儿》、《死水微澜》、《象牙戒指》、《生死场》、《边城》等至今仍脍炙人口。

这套《中国现代文学名著》以作家分卷的方式，精选汇编各家的中短篇佳作，既可从每卷了解作家创作的历程与风格，同时也可通过整体一睹现代中国小说所走过的历程和风貌。

目 录

序	萧乾
王阿嫂的死	(1)
看风筝	(12)
夜风	(19)
生死场	(29)
手	(125)
王四的故事	(142)
牛车上	(148)
家族以外的人	(159)
桥	(196)
黄河	(210)
孩子的讲演	(223)
旷野的呼喊	(230)
逃难	(258)
山下	(267)
朦胧的期待	(294)
后花园	(303)

小城三月·····	(325)
呼兰河传·····	(350)

王阿嫂的死

草叶和菜叶都蒙盖上灰白色霜。山上黄了叶子的树，在等候太阳。太阳出来了，又走进朝霞去。野甸上的花花草草，在飘送着秋天零落凄迷的香气。

雾气像云烟一样蒙蔽了野花，小河，草屋，蒙蔽了一切声息，蒙蔽了远近的山岗。

王阿嫂拉着小环每天在太阳将出来的时候，到前村广场上给地主们流着汗；小环虽是七岁，她也学着给地主们流着孩子的汗。现在春天过了，夏天过了……王阿嫂什么活计都做过，拔苗插秧。秋天一来到，王阿嫂和别的村妇们都坐在茅檐下用

麻绳把茄子穿成长串长串的，一直穿着。不管蚊虫把脸和手咬得怎样红肿，也不管孩子们在屋里喊叫妈妈吵断了喉咙。只是穿啊，穿啊，两只手像纺纱车一样，在旋转着穿。

第二天早晨，茄子就和紫色成串的铃铛一样，挂满了王阿嫂的前檐，就连用柳条辫成的短墙上也挂满着紫色的铃铛。别的村妇也和王阿嫂一样，檐前尽是茄子。

可是过不了几天茄子晒成干菜了！家家都从房檐把茄子解下来，送到地主的收藏室去。王阿嫂到冬天只吃着地主用以喂猪的烂土豆，连一片干菜也不曾进过王阿嫂的嘴。

太阳在东边放射着劳工的眼睛。满山的雾气退去，男人和女人，在田庄上忙碌着。羊群和牛群在野甸子间，在山坡间，践踏并且寻食着秋天半憔悴的野花。

田庄上只是没有王阿嫂的影子，这却不知为了什么？竹三爷每天到广场上替张地主支配工人。现在竹三爷派一个正在拾土豆的小姑娘去找王阿嫂。

工人的头目，愣三抢着说：

——不如我去的好，我是男人走得快。

得到竹三爷的允许，不到两分钟的工夫，愣三跑到王阿嫂的窗前了：

——王阿嫂！为什么不去做工呢？

里面接着就是回答声：

——叔叔来得正好，求你到前村把王妹子叫来，我头痛，今天不去做工。——

小环坐在王阿嫂的身边，她哭着，响着鼻子说：——不是呀！我妈妈扯谎，她的肚子太大了！不能做工，昨夜又是整夜地哭，不知是肚子痛还是想我的爸爸？——

王阿嫂的伤心处被小环击打着，猛烈地击打着，眼泪都从眼眶转到嗓子方面去，她只是用手拍打着小环，她急性的，意思是不叫小环再说下去。

李愣三是王阿嫂男人的表弟。听了小环的话，像动了亲属情感似的，跑到前村去了！

小环爬上窗台，用她不会梳头的小手，在给自己梳着毛蓬蓬的小辫。邻家的小猫跳上窗台，蹲踞在小环的腿上，猫像取暖似地迟缓地把眼睛睁开，又合拢来。

远处的山反映着种种样的朝霞的彩色。山坡上的羊群，牛群就像小黑点似的，在云霞里爬走。

小环不管这些，只是在梳自己毛蓬蓬的小辫。

二

在村里，王妹子，愣三，竹三爷，这都是公共的名称。是凡佣工阶级都是这样简单而不变化的名字。这就是工人阶级一个天然的标识。

王妹子坐在王阿嫂的身边，炕里蹲着小环，三个人寂寞着。后山上不知是什么虫子，一到中午，就吵叫出一种不可忍耐的幽咽和凄怨的情绪来。

小环虽是七岁，但是就和一个少女般的会忧愁，会思量。她听着秋虫吵叫的声音，只是用她的小嘴在学着大人叹气。这个孩子也许因为母亲死得太早的缘故？

小环的父亲是一个雇工，在她还没生下来的时候，她的父亲就死了！在她五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又死了！她的母亲是被张地主的大儿子张胡琦强奸而后气愤死了的。

五岁的小环，开始做个小流浪者了！从她贫苦的姑家，又转到更贫苦的姨家。结果为了贫苦，不能养育她，最后她在张地主家过了一年煎熬的生活。竹三爷看不惯小环被虐待的苦处。当一天王阿嫂到张家去取米，小环正被张家的孩子们将鼻子打破，满脸是血。王阿嫂把米袋子丢落在院心。她走近小环，给她擦着眼泪和血。小环哭着，王阿嫂也哭了！

有竹三爷作主，小环从那天起，就叫王阿嫂做妈妈了！那天小环是扯着王阿嫂的衣襟来到王阿嫂的家里。

后山的虫子，不间断地、不曾间断地在叫。王阿嫂擤着鼻涕，两腮抽动，若不是肚子突出，她简直瘦得像一条龙。她的手也正和爪一样，为了拔苗割草而骨节突出。她的悲哀像沉淀了的淀粉似的，浓重并且不可分解。她在说着她自己的话：

——王妹子，你想我还能再活下去吗？昨天在田庄上张地主是踢了我一脚。那个野兽，踢得我简直发昏了！你猜他为什么踢我呢？早晨太阳一出就做工，好身子倒没妨碍，我只是再也带不动我的肚子了！又是个正午时候，我坐在地梢的一端喘两口气，他就来踢了我一脚。——

擤一擤鼻涕又说下去：

——眼看着他爸爸死了三个月了！那是刚过了五月节的时候，那时仅四个月，现在这个孩子快生下来了！咳！什么孩子，就是冤家，他爸爸的性命是丧在张地主的手里，我也非死在他们的手里不可，我想谁也逃不出地主们的手去。——

王妹子扶她一下，把身子翻动一下：

——哟！可难为你了！肚子这样你可怎么在田庄上爬走啊？——

王阿嫂的肩头抽动得加速起来。王妹子的心跳着，她在悔

恨地跳着，她开始在悔恨：

——自己太不会说话，在人家最悲哀的时节，怎能用得着十分体贴的话语来激动人家悲哀的感情呢？

王妹子又转过话头来：

——人一辈子就是这样，都是你忙我忙，结果谁也不是一个死吗？早死晚死不是一样吗？——

说着她用手巾给王阿嫂擦着眼泪，揩着她一生流不尽的眼泪。

——嫂子你别太想不开呀！身子这种样，一劲忧愁，并且你看着小环也该宽心。那个孩子太知好歹了！你忧愁，你哭，孩子也跟着忧愁，跟着哭。倒是让我做点饭给你吃，看外边的日影快晌午了！——

王妹子心里这样相信着：

——她的肚子被踢得胎儿活动了！危险……死……

她打开米桶，米桶是空着。

王妹子打算到张地主家去取米，从桶盖上拿下个小盆。王阿嫂叹息着说：

——不要去呀！我不愿看他家那种脸色，叫小环到后山竹三爷家去借点吧！——

小环捧着瓦盆爬上坡，小辫在脖子上摔搭摔搭地走向山后去了！山上的虫子在憔悴的野花间，叫着憔悴的声音啊！

三

王大哥在三个月前给张地主赶着起粪的车，因为马腿给石头折断，张地主扣留他一年的工钱。王大哥气愤之极，整天醉

酒，夜里不回家，睡在人家的草堆。后来他简直是疯了！看着小孩也打，狗也打，并且在田庄上乱跑，乱骂。张地主趁他睡在草堆的时候，遣人偷着把草堆点着了！王大哥在火焰里翻滚，在张地主的火焰里翻滚，他的舌头伸在嘴唇以外，他嚎叫出不是人的声音来。

有谁来救他呢？穷人连妻子都不是自己的。王阿嫂只是在前村田庄上拾土豆，她的男人却在后村给人家烧死了。

当王阿嫂奔到火堆旁边，王大哥的骨头已经烧断了！四肢脱落，脑壳直和半个破葫芦一样，火虽熄灭，但王大哥的气味却在全村漂漾。

四围看热闹的人群们有的说，擦着眼睛说：

——死得太可怜！——

也有的说：

——死了倒好，不然我们的孩子要被这个疯子打死呢！——

王阿嫂拾起王大哥的骨头来，裹在衣襟里，她紧紧地抱着，她发出啾天的哭声来。她这凄惨泌血的声音，遮过草原，穿过树林的老树，直接到远处的山间，发出回响来。

每个看热闹的女人，都被这个滴着血的声音诱惑得哭了！每个在哭的妇人在生着错觉，就像自己的男人被烧死一样。

别的女人把王阿嫂的怀里紧抱着的骨头，强迫的丢开，并且劝说着：

——王阿嫂你不要这样啊！你抱着骨头又有什么用呢？要想后事——

王阿嫂不听别人，她看不见别人，她只有自己。把骨头又抢着疯狂地包在衣襟下，她不知道这骨头没灵魂，也没有肉体，

一切她都不能辨明。她在王大哥死尸被烧的气味里打滚，她向不可解脱的悲痛里用尽了她的全力攢呵！

满是眼泪，小环的脸转向王阿嫂说：

——妈妈，你不要哭疯了啊！爸爸不是因为疯才被人烧死的吗？

王阿嫂，她听不到小环的话，鼓着肚子，胀开肺叶般地哭。她的手撕着衣裳，她的牙齿在咬嘴唇。她和一匹吼叫的狮子一样。

后来张地主手提着苍蝇拂，和一只阴毒的老鹰一样，振动着翅膀，眼睛突出，鼻子向里勾曲，调着他有尺寸有阶级的步调从前村走来。用他压迫的口吻来劝说王阿嫂：

——天快黑了！还一劲哭什么！一个疯子死就死了吧！他的骨头有什么值钱。你回家做你以后的打算好了！现在我遣人把他埋到西岗子去。

说着他向四周的男人们下个口令：

——这种气味……越快越好！——

妇人们的集团在低语：

——总是张老爷子，有多么慈心，什么事情，张老爷子都是帮忙的。——

王大哥是张老爷子烧死的，这事情妇人们不知道，一点不知道。田庄上的麦草打起流水样的波纹，烟筒里吐出来的炊烟，在人家的房顶上旋卷。

苍蝇拂子摆动着吸人血的姿势，张地主走回前村去。

穷汉们，和王大哥同类的穷汉们，摇撼着阔大的肩膀，王大哥的骨头被运到西岗上了！

四

三天过了！五天过了！田庄上不见王阿嫂的影子，拾土豆和割草的妇人们嘴里念道这样的话：

——她太难苦了！肚子那么大，真是不能做工了！

——那天张地主踢了她一脚，五天没到田庄上来。大概是孩子生了！我晚上去看看。——

——王大哥被烧死以后，我看王阿嫂就没心思过日子了！一天东哭一场，西哭一场的，最近更利害了！那天不是一面拾土豆，一面流着眼泪？——

又一个妇人皱起眉毛来说：

——真的，她流的眼泪比土豆还多。——

别一个又接着说：

——可不是吗？王阿嫂拾得的土豆，是用眼泪换得的。——

在激动着热情，一个抱着孩子拾土豆的妇人说：

——今天晚上我们都该到王阿嫂家去看看，她是我们的同类呀！——

田庄上十几个妇人用响亮的嗓子在表示赞同。

张地主走来了！她们都低下头去工作着。张地主走开，她们又都抬起头来；就像被风刮倒的麦草一样，风一过去，草梢又都伸立起来；她们说着方才的话：

——她怎能不伤心呢？王大哥死时，什么也没给她留下。眼看又来到冬天，我们虽是有男人，怕是棉衣也预备不齐。她又怎么办呢？小孩子若生下来他可怎么养活呢？我算知道，有钱人的儿女是儿女，穷人的儿女，分明就是孽障。——

——谁不说呢？听说王阿嫂有过三个孩子都死了！——

其中有两个死去男人，一个是年轻的，一个是老太婆。她们在想起自己的事，老太婆想着自己男人被车轧死的事，年轻的妇人想着自己的男人吐血而死的事，只有这俩妇人什么也不说。

张地主来了！她们的头就和向日葵般在田庄上弯弯地垂下去。

小环叫喊声在田庄上，在妇人们的头上，响起来：——

——快……快来呀！我妈妈不……不能。不会说话了——

小环是一个被大风吹着的蝴蝶，不知方向，她惊恐的翅膀痉挛着在振动。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急得和水银似的不定形地滚转。手在捉住自己的小辫，跺着脚破着声音喊：

——我妈……妈怎么了？……她不说话呀……不会呀！——

五

等到村妇挤进王阿嫂屋门的时候，王阿嫂自己在炕上发出她最后沉重的嚎声，她的身子是被自己的血浸染着，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、新的动物在挣扎。

王阿嫂的眼睛像一个大块的亮珠，虽然闪光而不能活动。她的嘴张得怕人，像猿猴一样，牙齿拼命地向外突出。

村妇们有的哭着，也有的躲到窗外去，屋子里散散乱乱，扫帚，水壶，破鞋，满地乱摆。邻家的小猫蹲缩在窗台上。小环低垂着头在墙角间站着，她哭，她是没有声音的在哭。

王阿嫂就这样的死了！新生下来的小孩，不到五分钟也死

了！

六

月亮穿透树林的时节，棺材带着哭声向西岗子移动。村妇们都来相送，拖拖落落，穿着种种样样擦满油泥的衣服，这正表示和王阿嫂同一个阶级。

竹三爷手携着小环，走在前面。村狗在远处受惊的在叫。小环并不哭，她依持别人，她的悲哀似乎分给大家担负似的，她只是随了竹三爷踏着贴在地上的树影走。

王阿嫂的棺材被抬到西岗子树林里。男人们在地面上掘坑。

小环，这个小幽灵，坐在树根下睡了！林间的月光细碎地飘落在小环的脸上。她两手扣在膝盖间，头搭在手上，小辫在脖子上给风吹动着，她是个天然的小流浪者。

棺材合着月光埋到土里了！像完成一件工作似的，人们扰攘着。

竹三爷走到树根下摸着小环的头发：

——醒醒吧！孩子！回家了。——

小环闭着眼睛说：

——妈妈，我冷呀！——

竹三爷说：

——回家吧！你哪里还有妈妈？可怜的孩子别说梦话！——

醒过来了！小环才明白妈妈今天是不再搂着她睡了！她在树林里，月光下，妈妈的坟前，打着滚哭啊！……

——妈妈！……你不要……我了！让我跟跟跟谁睡……睡觉呀？